

石景山地名考系列(四)

永定河畔“安祖寨”

“安祖寨”原先写作安祖砦,是古代京西永定河畔的一个地名,今天似乎已无踪迹,但该地名却出现在《宋史》上,而且牵扯到今北京地区三处地名的由来,这就值得重视了。寨(砦),在唐宋时期都是较大的军事重地,如瓦岗寨等,地理位置上都是或扼守关口,或处于交通要道。历史记载表明,1000多年前,今石景山一带有一个辽宋双方都非常重视的军事重镇叫安祖砦(寨)。它存在于永定河畔的出山口附近,距离那时东边的北京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幽州城有三四十里地。地理形势上,安祖寨北控西山古道,西扼古永定河,是古代北京城的西部屏障。

安祖寨(砦)一名与《宋史》有关。《宋史·宋琪传》载: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将伐幽州(今北京),召群臣各言边事,欲纳良策。吏部尚书宋琪献计曰:伐路途坎坷,可取道太行山麓北进。“涉涿水(今拒马河)并大房山,抵桑干河(永定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才及一舍。”《宋史·宋琪传》还载宋琪上疏:“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是桑干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里。赵德钧作镇之时,欲遏西冲,曾堑此水。河次半有崖岸,不可轻渡。”

上述记载是说:宋太宗要攻打北京地区,召手下大臣献计献策。大臣宋琪献计说,军队的行军路线应该是渡过今天的拒马河,占据大房山地区,然后顺着今永定河上行,在今石景山一带占领安祖砦(寨),在那里居高临下地向东看幽州城,不过才三四十里的距离。

古时的安祖砦(寨),今在何方?

三处地名与安祖寨有关

1.衙门口。辽宋时期的幽州城在哪里呢?考古情况表明:它在今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和海淀区白云观一线,从它的西城墙往西到今石景山地区也就三四十里的距离。那么,那时的安祖砦在今石景山一带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距离,与今石景山地区的衙门口最为贴近,而衙门口也在永定河畔的出山口附近。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提到:沿鲁姑村(今鲁鲁)经东安祖西行有林衡署。今鲁鲁地区西行必经衙门口,而明代的林衡署在衙门口更西边的今首钢厂内,可证

今衙门口明代叫过东安祖。李新乐先生讲过:写地名志(指《石景山区地名志》一书)时,他们到衙门口走访提到安祖寨地名时,有位老人就说“我们村就是安祖寨”,问他根据,那老人说“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一直这样讲。”后来编辑人员查考资料,见明代史料上衙门口有“东安佐”一说,就分析安祖寨后来分为东西两个村子,东名东安祖在今衙门口,西名西安祖,在今永定河西岸的卧龙岗一带,明末演变为东安佐、东安庄等名。并引了民国《中国地名大辞典》的记载:“安祖寨在京兆宛平县西”作为凭据。且说该村历史上寺庙众多,“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安祖庙,‘祖’即宗庙,应为帝王安置祖宗牌位之所,当与安祖寨得名相关。”笔者基本同意上述分析判断。

2.卧龙岗。明代的安祖寨是在今门头沟地区的卧龙岗下的东河堰村,这是有史料可查的。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八载:“茂国公墓,在县西四十五里,地名西安祖,卧龙岗下。公讳某,定远人,洪武初,起兵从征,屡立战功,历升济州卫世袭指挥僉事。子彬袭职,容貌雄伟,骑射无双,从靖难兵,所至多立奇功,历封丰城侯,世袭。已征交趾,挂征夷,将军印镇守。卒于任。上心悼之,命归其柩,追封茂国公,谥刚毅。赐墓。父子咸葬焉。”

3.北辛安。1995年11月在村西出土了两块晚唐时代的墓志。墓志记载,墓主人“殡于幽州幽都县西界卅里房仙乡新安里岗原”或“墓于幽都之西三十里新安原”。说明,晚唐时古城村一带应该叫“新安里”,古城村之古城与新安里有关,古城村就在北辛安的南面。辛安应该是新安的简化写法,而新安之“安”应源于安祖寨。因唐代墓志的“新安”可能是“西安”之误,与早已有的之东安(今衙门口)相对应,也可能指北辛安是从它西南面卧龙岗下的西安祖分离出来的。《元代画塑记》一书,在叙述泥塑用料时6次提到“西安祖红土”一词,说明元代的西安祖地区产一种特别适合泥塑的原料红土,它是八宝山产的红土子?还是古城村南边原来存在的巨大土阜上的土?待考。但至少说明,西安祖地区在元代人的意识中还比较重要。

我认为在时间上,三处安祖寨中当以衙

门口一带出现最早,其次为卧龙岗,最晚为现在的古城、北辛安一带。

安祖寨地名的来源和变迁

根据史料的蛛丝马迹推断:安祖寨地名的来源似应经过了春秋战国以至汉代的“祖”——隋唐五代宋辽时期的安祖砦、新安里——金元明清以至于今的东安佐(东安祖)、西安祖、北辛安。

祖,战国时燕的一处猎苑,距今已有二千三百年左右,位于今石景山、古城、北辛安、模式口、八宝山、衙门口一带,是一座以宁台为中心的宫庙台观群落,规模宏伟。燕国大将乐毅在《报燕惠王书》中曾追叙云:伐齐得胜后,将所获珍器陈设于该苑的宁台、元英、磨室之中。到了汉晋,各个燕王或广阳王都在“祖”一带建立祖庙,所以汉武帝儿子燕王刘旦才葬到了这一带,老山才有了燕王陵。

但由于城市中心的逐步东移,“祖”的规模不断缩小,由城变为了砦(寨),由城市中心区演变成了军事重地。

安祖寨至少唐代以前就有。古城村西部出土的唐代墓志称所葬地为新安,是北辛安得名之源。今衙门口地区古称东安祖(佐),那么西安祖(佐)在哪里?它不能在衙门口的东边,而应在西,在今古城村西以至今北辛安一带。古城村的古城二字应指昔日的西安祖寨。另,有西安就会有东安,东安则应在衙门口地区。有了南辛安,才有北辛安。南辛安在哪里呢?根据明代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卷十八的记载,它应该指今门头沟地区的卧龙岗附近,那里正好在今天北辛安的西南方向,只不过那时的南新安是称为西安祖的。既有新安,必有旧安。可见安祖寨的历史很长,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石景山地区是古老的永定河的出山口,河道在不断变化,必然影响到地面居民点的变迁。所以,今天的衙门口、北辛安和今门头沟地区卧龙岗附近的西安祖三个地名,都应该源于安祖砦(寨)。

北辛安南面的“古城”一名必有所本,历史应该至少在明代初年,而不会是明代的末年。根据之一是“叫古城必有所本”,那个“古城”至少应该指昔日的西安祖寨。按北京城发展从西到东的规律,西安祖寨的形成

应早于东安祖寨,唐代就已经废毁过。查北京史志可知,安祖寨历唐、辽、金、元,多次废毁,原居民早已四散。明代移民来古城村现址后,把村西的古寨遗址叫“古城”顺理成章。辽、金、元时期治理永定河,西安祖寨应该有军队驻扎。其北有金沟河古道,永定河主河道也会在卧龙岗受阻后,掉头向此处冲来。那时的军营,必须有简易的营寨才可保证安全,住在西安祖寨遗址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原古城村西有一道叫土龙岗的高坡子,可能就是金元时期营寨利用旧时西安祖寨的遗迹。

其二,原古城村村西的大影壁疑点颇多,它可能比村东古松的历史更悠久。大影壁原在古城村前街西口,是古城村标志之一。石砌,素面,高4米多,长约30米,面东有佛龛,可蹲进三个孩子,有传说。旧时,村民为亡故亲属接三,在影壁前焚表烧纸。按说,大影壁应在村南或村东,可是在古城村它却到了村西,极为罕见。但如果把大影壁看成原西安祖寨的原物,就好理解了。它的身后是土龙岗,也就是西安祖寨的东寨墙,说明西安祖寨是坐西朝东,符合辽金时期人们崇拜东方的观念。

其三,明代的移民以永乐年间规模最大,那时此处的安祖寨营寨遗址正好可以安置,而遗址恰像座老城或土城,这也是古城村所以得名古城的由来。《北京历史纪年》载:永乐年间大规模移民8次。今古城村的祖先应该在那一时期到村,为北京城的建设服务。现古城村的地理位置,既可方便进北京城,又可以就地治理永定河,是北京安置移民的首选之地,不会迟到明末才有移民成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古城村确有所谓的城址,它是隋唐五代宋辽时西安祖寨所在地。但古城村得名之“古城”不在村的现址,而特指西安祖寨的寨墙遗址。至于,古城村西的地下出土过的战国遗物,还说明了什么?是否就是先秦时期的蓟城遗址呢?课题显然又大得多了。

安祖寨在历史上的移动,证实了永定河古河道不依人类意志的变迁史。安祖寨数百年的历史存在,也说明今天的石景山地区一直是北京城的西部屏障,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门学文

文化新闻

我区举办“戏聚石景山”国粹艺术赏析名家讲座

本报讯(记者张媛)日前,由石景山区文委、石景山区文化馆、中国京剧艺术网、四维雅乐剧团联合在石景山区文化馆百姓剧场举办了第五期“戏聚石景山——经典国粹艺术赏析名家讲座”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寇春华为大家进行讲座。寇春华就京剧丑角的基本身段、经典唱段以及京白和韵白在不同剧目中的运用方法进行了讲解。讲座中寇春华还带领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焦敬阁共同示范表演了丑角的各种站姿、台步、指法等基本

身段,并详细地介绍了后面由他学生们演出的两出丑角折子戏《双下山》和《秋江》的剧情与表演技巧。之后来自石景山区各社区的100余名戏曲爱好者观看了精彩的演出,观众们对演员的精彩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

通过讲座,观众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艺术家,欣赏到了艺术家的舞台风采,并了解到了一些京剧丑角的基本表演知识。“戏聚石景山——经典国粹艺术赏析名家讲座”在本次活动中,将继续走进社区为百姓进行演讲。

我区举行文化馆馆员业务培训

本报讯(记者张媛)11月18日,为期一天的主题为“朝阳区文化馆的发展模式案例分析及新文化馆范式探索”的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文化馆馆员业务培训班在区文化馆百姓剧场举行。

培训老师是来自朝阳区的文化馆馆长徐伟,他从百年民众教育“救亡和启蒙”主题的思考、文化馆发展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公共文化服务界说的多元异质、天下体系的“群众文化”的概念异质、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的文化馆新范式、社会转型变局中的“新文化馆运动”、文化馆变数中的项目负责制、新兴文化馆馆长的职能关键力、抓住改革契机完成文化馆转型、构建责任共识未来民众教育新起点共8个方面,以朝阳区文化馆的发展模式为例,系统深入、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新文化馆范式探索。

据了解,徐伟带领朝阳区文化馆走过了10年改革风雨历程。改革中,他创立了“开放办馆、多元发展”的新文化馆管理办法,致力于对

文化馆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和研究;创立了馆长聘任制和全员项目竞聘制,使文化馆摆脱了人浮于事、封闭保守、粗放管理的旧馆模式;他提出“树立公共文化观念,创收带动事业发展”的改革策略,一方面引导文化馆实现了从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观念的扩展,他抓住第一时间,推出享誉全市乃至全国的公共文化品牌30余项。其中的“社区一家亲”活动成为朝阳区最具特色的品牌活动,列入全区“十一五”规划,创立的全市第一家向民工免费开放的“民工影院”,荣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最佳活动”。另一方面,重点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繁荣公共文化事业的新途径,拓展多元化发展空间,废除了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的“掠夺性承包方式”,开辟了文化培训学校、“9个剧场”、文化发展公司、影视制作、艺术收藏、广告媒体等数十项具有市场先导性的经营项目。该馆每年从创收中拿出1/3投入公共文化项目,形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